论夸张策略的顺应性*

庞加光　许小艳

提要　夸张的实施是一个为顺应不同语境参量而对语言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调控与策划的过程,具有强元语用意识特征和动态商洽性。该过程表现为交际者对物理维度参量有意图的操控,即做出显著地偏离事物真实状态的语言选择,以此来顺应社交维度和心理维度的参量,因而生成两类不同的语用功能。此外,夸张表达会随使用频率的提高而逐渐被规约化。

关键词　夸张; 顺应; 语用功能; 元语用意识

一　引言

传统上夸张被看作是一种修辞格,指的是"故意言过其实"(王希杰 1996)或"张皇夸大过于客观的事实"(陈望道 1976)。比如:

(1) a 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杜甫《古柏行》)

b 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史记·项羽本纪》)

c A: Her performance was outstanding!　　B: Yes, wasn't it! (Leech 1983: 135)

d A watched pot never boils.

例(1)中的四个句子均是对客观事实的夸大。比如例(1) a中所描写的柏树不可能宽"四十围"且高"两千尺",是作者在有意形容柏树的高大。这是传统修辞学对夸张的基本看法,以陈望道(1976)为典型。他认为"夸张辞的作用,在乎抒描深切的感情;我们赏鉴抒描感动的小说诗歌等类文辞时,遇有此种辞格,就当原情逆意,还它本来面目,实事求是,不为言过其实的字句所拘泥。"(1976: 128)如例(1) b中的这首《垓下歌》是项羽凄苦欲绝的感情的自然流露。我们在理解时不应该拘泥于字面上的意思,比如质疑项羽是否能够"力拔山",而是应该"原情逆意"。但是,这里的"情"常囿于言辞的感情效果。而且,虽未明说,该看法倾向于将夸张限制在小说诗歌这类文学语言,这似乎也欠妥当。比如,例(1) c是日常交际中常见的句子,A所指的"她"可能表现平平,因而说"她表演出众"自然也有夸大之处。直觉上,这是说话人A对"她"的赞扬,是A出于礼貌的考虑。而且,这类夸张在日常交际中频频出现,比如McCarthy&

* 本文是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英语访谈节目中模糊语言的批评话语分析"(项目编号: 10YJA740041)及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科研基金项目"模糊交际的认知语用研究"(项目编号: SK0807)的部分成果。承蒙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新仁教授和匿名审稿人提出宝贵意见,谨致谢忱,不当之处皆由作者负责。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Carter(2004)对夸张的讨论,这也是传统修辞说所无法解释的。

对例(1)c的第一个处理办法是基于合作原则(Grice 1989),把它看作是说话人和听话人一起创造的一种伪装的合作行为,即说话人公然违反(fbuting)数量准则,希望听话人借此推导出它的会话含意(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Clark 1996)这样,例(1)c中说话人A对"她"的赞扬就可以看作是由此推得的会话含意。但是,对于例(1)d中的这种规约化了的"言过其实"现象,该思路无法合理说明。众所周知,烧着的水总是会开的,但直觉上我们并不感觉它有任何不妥之处,似乎也没有违反任何准则,更不要说产生会话含意了。第二个处理办法是采用Leech(1983)提出的礼貌原则来解释。具体是,说话人对对方利益的夸大和自身贬损的夸大都是出于礼貌,以达到维持交际双方和谐关系的目的。这样,例(1)c就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但是,该思路却忽略了例(1)b中夸张所体现出的深切感情,也无法解释夸张的规约化现象,如例(1)d。

以上思路都试图回答说话人为什么会采用夸张这一辞格,但并没有回答听话人为什么能够正确地识解夸张这一问题。廖巧云(2008)根据"基于模型语用推理"的理论认为,夸张是说话人在通过相邻关系建立的连续统上取值进行夸大或者缩减。这种相邻关系连续统在本质上是基于事物的某一属性所建立的数量级阶,比如例(1)a中根据柏树的高度和宽度建立数量级阶。说话人在该级阶上的取值大于柏树客观的高度和宽度因而形成夸张。听话人在理解时采取降值或增值的办法,即降低或增加该级阶上的数值,以达到准确的理解。这个思路与蒋勇(2004)对夸张性隐喻的解释基本一致。例(1)中的所有夸张辞格也都可以通过降值的办法获得准确的理解,但该解释必须以听话人意识到话语中使用了夸张辞格为前提,而这却又依赖于听话人对所建立的数量级阶上的增值或降值的判断,由此必然形成理论上的循环。

我们认为,任何对夸张的解释都必须合理地回答什么是夸张,它是如何生成的,为什么要选择夸张以及它是如何规约化的这四个问题。以上思路都未对这些问题作出全面的解释。本文拟以顺应论(Verschueren 1999)为理论框架,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统一的解释。

二 顺应论

根据顺应论,语用学是语言使用过程中语境和语言结构相互顺应的动态综观(perspective),意义是在这个过程中动态生成的。对于任何语言现象,语用学关心的是语言要素和语境参量(contextual correlates)之间的互动。语境参量指的是语言使用过程中的所有语言外成分,源自物理世界、社交世界、心理世界这三个维度①。物理维度包括交际者所在的物理环境内的各种事物、状态以及时空关系等;社交维度指的是交际双方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权势、社会距离等;心理维度涉及到交际双方情感、信念、愿望、个性、意图等因素。语言要素选择的顺应性体现为说话人能够从不同的语音、语调、词汇、句式、篇章以及语言策略中做出选择以顺应这三类参量,尽量满足交际的需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所做的语言选择都能够完全满足这三类不同的语境参量。通常的情况是,不同的语言选择会以牺牲对某一维度中的特定参量的满足为代价来换取对另一维度中特定参量的突显满足,最终达到对所有四类参量的整体顺应。而且,语言选择和语境参量之间的相互顺应永远服从于这个互动过程的动态性与商洽性,同时伴有程度不同的语用意识,从完全有意识的策划到高度自动化的处理。如果该语用意识转化为某一语用手段或策略的运用,使得与之相应的语言选择明显具有自我反思的特征,则形成元语用意识(metapragmatic awareness)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ness)。实际上,对任何语言参量的选择都是在元语用意识调控下进行的,因而也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元语用意识特征。下面,我们以此为基础来分析夸张的顺应模式。

三 作为语用策略的夸张

日常交际中,人们需要对语言要素做出灵活的选择、与语境参量进行动态商洽,以顺应交际的需要。夸张实质上是一个为顺应语境参量而对语言进行有意识、有目的的调控与谋划,以实现特定语用功能的语用策略。该看法涉及四个方面。首先,夸张是说话人为顺应语境参量所做的语言选择;第二,这种选择体现为说话人对语言要素的策略性谋划,即语用策略;第三,该谋划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体现为较强的元语用意识;第四,所做的选择实现为特定的语用功能。本节着重讨论前三个方面以及夸张的规约化问题。第四个方面会在下一节讨论。

3.1 夸张的生成:对物理维度参量的操控

夸张在言语交际中表现为说话人对语言选择与物理维度的语境参量,特别是事物的真实状态[②]的有意图的操控(manipulation),即做出显著地(saliently)偏离事物真实状态的语言选择,以突显对其他两类参量的特定满足,最终达到该语言选择与所有语境参量的整体顺应。这里有两点解释。第一,这种偏离必须是显著的,因而具有很强的元语用意识特征。下文有专门讨论,不再赘述。第二,根据 Leech(1983),真值是一个级阶,说实话只是这个级阶上的某一值。这样,我们可以把夸张看作是对该级阶上为"真"的值的增大或缩小,即"言增其实"或"言减其实"。这有别于反讽。反讽也是说话人对物理维度参量的有意图的操控,但所在语句的真值条件与相关事物的真实状态恰好相反[③]。夸张的这种"言非其实"具体有三种情况。

(一)对事物所体现的某一数量特征的偏离,即做出从量的角度看"言非其实"的语言选择。比如:

(2) a. I loved Ophelia: forty thousand brothers could not, with all their quantity of love make up my sum. (William Shakespeare *Hamlet*)

b. 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李白《北风行》)

这类夸张有很多是直接利用数字进行的,比如例(2)a中的"forty thousand"和上文例(1)a中的"四十围"和"二千尺"。李国南(2004)指出汉语中的"三"和"九"是典型的夸张手段。McCarthy & Carter(2004)认为英语中的 dozens of, hundreds of, a million等常被用来夸大事物的数量。这实际上是某些数字表达由于频繁用于夸张而被规约化的现象,下文还会讨论。例(2)b中雪花不可能"大如席",这是通过比喻的手段对事物的规模、速度、程度、数量等方面进行夸大,形成夸张。

(二)对事物状态的质特征的偏离。廖巧云(2008)认为夸张只是对事物的数量特征进行扩大或缩小,并不违反 Grice(1989)提出的质量准则。但是,这种增量或者缩量一旦达到极端的程度,就可能会引起质的变化。比如:

(3) a. 惠论功劳,赏及牛马,恩肥土域。(《史记·秦始皇本纪》)

b. 蓝玉说:"卖钱是不少……就是开销太大。娱乐捐哩,所得捐哩……轮到俺这场面乐队上,也就剩仨核桃俩枣了。"(李准《哨呐情话》)

c. My lawyer is a shark. (蒋勇 2004)

例(3)a用皇帝对牛马的赏赐和对土域的施恩来夸大他普施的恩泽。例(3)b则用"仨核桃俩枣"来形容开销太大,剩的钱少得可怜。虽然这两例仍是对事物数量特征的夸大,但这里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的恩赏已经到了不可能的地步,开销已经几乎花了全部的卖钱。这种极端的程度很难再从数量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类型最常见的例子是利用隐喻对事物进行的夸张。例(3)c中说话人将律师比作鲨鱼,突出了他的凶狠与贪婪已经到了鲨鱼的程度。蒋勇(2004)认为这种隐喻传递的是"律师非常凶狠与贪婪"。但是,该看法仍以对事物数量特征的偏离为基础,难以反映例句所体现的律师的极端凶狠与贪婪。而且,该类夸张还能够形成诗学效果(poetic effect),仅从数量变化的角度,难以解释。但是,如果把例(3)所体现的数量特征的极端变化看作是质的改变,即把律师当作鲨鱼,似乎能够更好地解释这类夸张现象。

(三)对客观事件所体现的关系的操控,特别是对事件发展的因果关系或先后关系等的有意图的偏离。例如:

(4) a "这种媳妇,才算媳妇,要照如今的妇女呀,哼,别说守一年,男人眼没闭,她早瞧上旁人了。"(周立波《暴风骤雨》)

b 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礼记·乐记》)

这类夸张是交际者通过选择特定的语言表达或句式来故意修改事件的因果关系或时间关系,以完成特定的交际目的。例(4)a颠倒了"丈夫闭眼"和"改嫁"之间的因果关系,夸大了"如今的媳妇"完全不守妇道。例(4)b则颠倒了"下车"和"分封"两个事件之间的时间先后顺序,突显了武王的仁政。实际上,陈望道(1976)提出的超前夸张辞就是利用事件的时间关系来实施的夸张策略。

可以说,夸张是说话人选择特定的语言表达或手段,使之欠满足或不满足于关涉物理世界的参量,即对数量和质量的偏离以及对事件关系的调整,借此来传递特定的语用功能。这种选择既能够通过单个词语如上文提到的数量词来实现,也能够通过特定句式来反映,如英语中的最高级表达 the worst storm ever等。夸张甚至还可以通过整个篇章的建构来完成,比如:

(5) a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汉乐府《上邪》)

该例通过建构一系列不可能发生的事件表达了"我"与"君"的相爱之深。根据 Fauconnier(1994, 1997),这些事件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反事实(counterfactuality)的心理空间。这个空间与客观的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极大地增强了夸张的语力。这是通过单个句子如"爱你一万年"等所无法达到的。总之,夸张可以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上得到体现,因此,并不是严格的形义配对,而是一种语用策略,一种高度灵活的策略性语言谋划。

3.2夸张的特征:强元语用意识和动态商洽性

日常交际中,交际者需要在元语用意识的调控下,对语言要素做出灵活的选择,与语境进行动态商洽,以顺应交际的需要。语言选择的元语用意识源自交际者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也就是心灵对关涉事物或事态的指向性。(Searle 1998)对于夸张来说,这种意向性表现为说话人意图交际夸张的心理状态,即做出"言非其实"的语言选择,而且必须能够让听话人意识到他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并把这种选择看作是说话人意图做出的选择。这就要求说话人对语言要素进行有目的的谋划,由此必然会使夸张具有与其他语言选择相比更高程度的反思意识(reflexive awareness),即夸张的强元语用意识特征。以上文例(3)b为例,由于农村的核桃和枣都不值钱,"剩仨核桃俩枣"就意味着几乎什么钱都没有剩下。如果把"剩仨核桃俩枣"改为"剩十几块钱",虽然该话语仍具有一定程度的夸大成分,但说话人交际夸张的意向性将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大打折扣,其元语用意识程度也远不及通过“仨核桃”和“俩枣”这种手段所进行的夸张。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夸张的这种强元语用意识特征使之有别于谎话和夸大。仅从语言表达与物理维度参量的关系来看,夸张和谎话或夸大都是有悖于事物真实状态的语言选择,但夸张是说话人对语言要素有意图的策划,其目的是让说话人和听话人都意识到说话人试图夸张,即对夸张的共知(mutual knowledge)。比如,说“剩仨核桃俩枣”的目的就是让听话人知道说话人是在有意夸大其词,而且让听话人意识到说话人也知道这一点。但如果改为“剩十几块钱”就很有可能被听话人误读为谎话或者夸大。如前所述,该表达的元语用意识程度不高,那么,听话人的理解就存在两种可能。第一,听话人并不知道乐队的收入,而相信蓝玉意图告知他乐队的实际收入情况,这就构成谎话。第二,听话人事先知道乐队的收入并不只十几块钱。但是,他并不会把它归结为说话人在夸张,而是会认为说话人仅仅意图让自己知道乐队收入少得可怜。但这与听话人的已知情况差距很大,由此形成夸大。从这个角度看,夸张和夸大都是“故意言过其实”,但前者具有很强的元语用意识,说话人意图让交际双方都意识到他在试图夸张。而后者也是说话人有意图的语言谋划,但意图让听话人接受他的夸大之辞,因而会采取语言手段尽力降低话语中的元语用意识,以达到让听话人相信这些夸大表达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夸张是具有强元语用意识特征的语用策略。

此外,由于夸张并不是严格的形义配对,因而具有不确定性,受制于交际的动态商洽性。这主要体现在交际者可以通过语言手段特别是某些标记语来辅助夸张的实施上。比如:

(6) a (说话人正在赞叹吃 Stilton奶酪)

A: Well have you ever tried it with Stilton and digestive biscuits? Well then you haven't lived. Well no that's a little bit of an overstatement but it's good.

B: Overstatements are good. I don't mind overstatements. (McCarthy & Carter 2004: 174)

b. 村人说冯寡妇和江会运没在一炕睡三宿,这恐怕有些夸张,但说她没把身心放在丈夫身上,却是一点不冤枉。(冯德英《迎春花》)

McCarthy & Carter(2004)指出,英语中的这种标记语有“overstatement”和“exaggerate”。例(6) a中的说话人 A通过“a little bit of an overstatement”标识了“then you haven't lived”为夸张之语,而 B通过承认夸张的好处来迎合 A,由此达到双方对夸张相互商洽的一致。例(6) b是作者对“没在一炕睡三宿”的自我商洽,向读者展示这虽为夸大之语,但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实际上,夸张的这一特征根源于它对语境的敏感性。夸张并不是显性的语言表达,它与谎话或夸大的差异仅在于其强元语用意识,必须依赖特定的语言手段才能实现,因而也就存在被误解的可能。而例(6)中说话人通过这些标记语与听话人进行商洽,确保了夸张的顺利进行。

另一个相关问题是夸张的规约化,即某一语言结构或表达由于不断被用于实施夸张策略而逐渐固化的语言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夸张会逐渐与该表达建立起直接的关联,摆脱对语境参量的依赖,成为其规约含意(conventional implicature)。同时,夸张的元语用意识程度会逐渐降低,所体现的语用功能也慢慢丧失。对于规约化的具体分析,可参见庞加光(2008)。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规约化了的夸张现象可以体现在语言的多个层面上。比如例(1) d就是其中之一,“never”所具有的极端意义已经融入到整个谚语的含意之中了。其他示例如下:

(7) a. Arabella was lame and walked slower than a snail. (Norrick 2004: 1731)

b. 我当然理解,简直太理解了! (梁晓声《京华闻见录》)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例(7)a中短语“slower than a snail”似乎只突出了Arabella走得非常慢。例(7)b中的“简直”看上去似乎也是“言非其实”,但这里仅仅是加强语气的手段,不再具有强元语用意识特征以及特定的语用功能。

四 夸张的语用功能

听话人做出某一语言选择或策略性谋划必定要服务于特定的交际目的或需要,从而具有一定的理据性。理据性可以看作是夸张的语用真实性的体现(陈新仁 2007),这也是谎话和夸大所不具备的。可以说,夸张是一种理据性很强的语用策略,能够通过对事物真实状态的操控来突显对心理维度和社交维度参量的顺应,由此表现为两类不同的语用功能,分述如下。

4.1 夸张的心理维度功能

心理维度的参量大体分为情感信念和目的意图两类。一旦被纳入到交际者的视野,就会与语言要素进行商洽。如上所述,夸张是交际者对事物真实状态的有意操控,其目的之一就是突显对某些心理维度参量的最大满足,表现为夸张的心理维度功能。这在诗词中最为常见,如例(1)b中《垓下歌》之所以具有如此震撼的感染力,原因之一就是其中的“力拔山兮气盖世”抒写了一个盖世英雄最后的命运凄惨,凄苦欲绝。基于Lakoff & Johnson(1980)的概念隐喻观,夸张的这种情感功能可看作是从表示事物状态的真值级阶向表示情感的级阶的投射。这样,像例(1)b这种对事物状态的夸大映射的是说话人强烈的感情倾向。夸张在这类诗词中被普遍使用恰恰反映出这种隐喻式认知的普遍性。此外,夸张还可用于突显交际者的意图。如:

(8) a 你们应该和我们一道去把日本占领的地方统一起来,把鬼子赶出去才是正经,何必急急忙忙地要来“统一”这块巴掌大的边区呢?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你们不急,你们不忙,而却急于进攻边区,忙于打倒共产党,可痛也夫!可耻也夫!(毛泽东《质问国民党》)

上例中,毛泽东通过“巴掌大的边区”反衬出日本侵略的山河之大,从而达到批判国民党进攻边区可痛可耻的行为。该夸张是为说话人的劝诱意图服务的。与之不同,例(3)b中的“仨核桃俩枣”则是蓝玉在抱怨开销太大,收入太少。Pomerantz(1986)认为,极端的表达比如“perfectly、forever、everyone、all the time”等主要用于抱怨、谴责、辩护,可以看作是类似情况。

在很多情况下,夸张所体现的并不是某一特定的功能,而是一系列微弱的含意(weak implicature),它们在听话人的大脑中被同时激活,共同形成夸张的诗学效果。(Sperber & Wilson 1986/1995)由于该效果无法划归为以上两种功能,我们把它看作是夸张的第三种功能:诗学功能。比如例(1)a的夸张能够让听话人不知不觉地建构出一棵如此高大的柏树的意象。当然,这个意象仅仅是被微弱地激活,而且随着听话人的经历、思想意识以及具体场合的不同而不同,如有的柏树意象可能枝繁叶茂,有的可能枝叶稀少,但这并不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因为交际的成功在于满足一定程度的交际需要,并不一定是精确的理解。再如例(3)c中说话人用鲨鱼来夸大律师的凶狠与贪婪。听话人在理解时,与鲨鱼相关的其他特征,比如它作为海中霸主的凶猛残忍、食肉成性等都可能被激活并投射到律师身上。这种诗学效果将该律师的丑恶推向极致。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诗学功能源自夸张表达所激活的微弱含意的集合,并不局限于某一心理维度的参量。因此,对于很多夸张表达来说,它们既可能体现为情感或意图突显功能,还可能同时体现出诗学功能。比如例(5)a的《上邪》既突显了说话人的强烈的情感,还同时伴有通过各种不可能的事件所激发的丰富的诗学效果。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4 2夸张的社交维度功能

社交维度参量主要指交际者通过特定的语言选择建立并维系人际交往中的和谐关系, 这些关系包括在特定社会规范下交际者相对的身份地位、社会距离和权势等。 Brown & Levinson (1978)将这些参量概括为人的公共形象, 即面子, 认为人们可能丢面子或增面子, 因此在交往中要时刻留意维护双方的面子。面子分为消极面子 (negative face)和积极面子 (positive face)两类, 前者是不受约束、不被强制的欲望, 后者指被别人喜欢、赞同或欣赏的欲望。因此, 面子的维护有维护消极面子和增加积极面子两个方面。据此可假设, 交际者在特定的语境下选取夸张, 目的之一是实现维系消极面子和积极面子的功能。让别人帮忙难免会伤害到对方的消极面子, 一个维护的办法是夸大自己对对方的感谢, 如说类似于“ thanks a million”的话。与之相比, 夸张更常被用于增加对方的积极面子, 比如例 (1) c中夸张的称赞就是一种常见的手段。再如我们提意见的时候经常会用“小小的意见 ”。但这个意见一般不会很“小 ”, 有时可能会很“大 ”, 这里的夸张也是说话人为避免交际冲突而采取的维护积极面子的策略。另一个常用的手段是利用夸张进行反讽, 如两个同学非常讨厌舍友邀请来玩的客人, 于是他们故意夸大客人的好处进行反讽。这一策略既避免直接伤害舍友或客人的积极面子, 又取得了幽默的诗学效果, 同时实现了社交维度上的面子维系功能和心理维度上的诗学功能。

五 结语

对任何语言要素或语言策略的选择, 都是交际者在不同程度的元语用意识参与下做出的与语境参量进行动态商洽以达到顺应的选择, 夸张也不例外。作为一种常见的语用策略, 夸张表现为交际者对物理维度参量的有意图的操控, 即通过有目的的语言谋划做出显著地偏离事物真实状态的语言选择, 具有强元语用意识特征和动态商洽性, 有别于谎话和夸大。这种语言选择的目的是突显与其他两类不同维度上语境参量的顺应, 分别体现为心理维度上的情感和意图突显功能以及诗学功能、社交维度上的面子维系功能。此外, 夸张的这些特征和功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夸张表达会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而逐渐被规约化, 其元语用意识逐渐降低, 所体现的语用功能也会随之减弱。

另需指出, 夸张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语言现象。夸张不同的语用功能往往会相互交织, 与夸大和撒谎的区分也非泾渭分明, 而且这中间常常伴有不同程度的规约化现象。

附注

①需要指出, 物理世界、心理世界以及社交世界并非截然不同、相互独立的, 而是为区分参与顺应的不同参量而设立的三个维度, 它们之间是相互融合的关系。因此, 时间和空间指示对象 (reference) 虽然必须被概念化才能够参与到顺应过程, 但我们仍把它们看作是物理维度的典型参量, 而不是心理维度的参量。

②“事物的真实状态”实际上是指交际者对相关事物真实状态的概念化所形成的判断, 或者说是说话人所建立的关于该事物的信念, 因而是属于心理维度的语境参量。比如例 (1) a中诗人对柏树的高和宽的判断是诗人所建构的信念。但是, 该判断是诗人在当时语境下对物理维度中的柏树的概念化, 夸张的建构也正是依赖于对这样一个真实的柏树状态的概念化。基于此, 我们把该判断看作是物理维度的参量, 并承认它具有心理属性。由于这三个维度是相互融合的关系, 因此该看法并不会产生逻辑上的矛盾。

③当然, 这并不排除说话人选择夸张的手段进行反讽, 比如“你炒的菜太好吃了! ”实际上隐含“对方炒的菜非常难吃”的含意。对于这类反讽的讨论, 可参见 Gibbs(2000)。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

参考文献
陈望道 1976 《修辞学发凡》,上海教育出版社。
陈新仁 2007 论语用的真实性,《外语与外语教学》第 9期。
蒋 勇 2004 夸张性隐喻的梯级含义功能,《现代外语》第 3期。
李国南 2004 英语观照下的汉语数量夸张研究——“三”“九”的汉文化特征,《外语与外语教学》第 11期。
廖巧云 2008 相邻关系视角下的“夸张”,《外语教学》第 3期。
庞加光 2008 语用含糊的认知语用分析及其语用化,《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第 4期。
王希杰 1996 《修辞学通论》,南京大学出版社。
Brown, G & S. Levinson 1978 *Some Universals of Language Usage: Politeness Phenomena*. Cambridge: CUP.
Clark, H. 1996 *Psychology of Language*. Cambridge: CUP.
Fauconnier, G. 1994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Cambridge: CUP.
Fauconnier, G. 1997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UP.
Gibbs, R. Jr 2000 Irony in talk among friends. *Metaphor and Symbol*, 1&2.
Grice, P. 1989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ech, G. N. 1983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 London: Longman.
McCarthy, M. & R. Carter 2004 “There's millions of them”: hyperbole in everyday conversa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36: 149–184.
Norrick, N. 2004 Hyperbole, extreme case formula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 36: 1727–1739.
Pomerantz, A. 1986 Extreme case formulations: a way of legitimizing claims. *Human Studies*, 9: 219–229.
Searle, J. 1998 *Mind, Language and Society: Philosophy in the Real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
Sperber, D. & D. Wilson 1986/1995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Verschueren, J. 1999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On Adaptation of Hyperbole as a Pragmatic Strategy

Abstract The choice of hyperbole is a process intentionally and elaborately schemed to adapt to the contextual correlates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With high-level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and dynamic negotiability as its essential features, this process is centered on the deliberate manipulation of the relevant correlates in the physical dimension, viz. to choose linguistic items saliently deviating from the state of affairs in the real world with the intent to highlight the interadaption to the contextual correlates in the mental or social world. Furthermore, owing to their high-frequency usages, the hyperbolic expressions might be gradually conventionalized.

Key words hyperbole; adaptation; pragmatic function;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庞加光 210093 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710049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许小艳 710049 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 高晓虹)

© 1994-201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